

# 規律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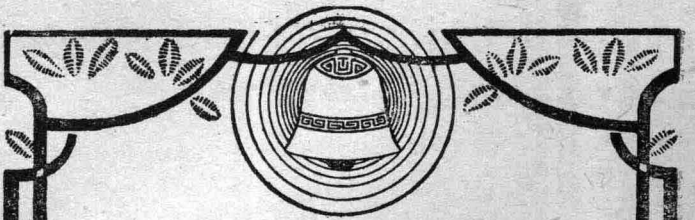
童子軍小叢書

# 規律故事

(上)

主	編	者	陳	立	夫
編	著	者	薛	元	龍
校	訂	者	汪	仁	侯
			薛	元	龍

正中書局印行



所有權  
必究翻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滬一版

童子軍小叢書

規 律 故 事

上 册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夫龍侯龍常局局

立元仁元秉

書書

中中

陳薛汪薛吳正正

者者者人所所

編著訂行刷行

主編校發印發

(957)

# 目 次

第一章 誠實	1
第一節 登載得清清楚楚	1
第二節 總得老實告訴你一聲	6
第三節 心裏已經允許的了	9
第二章 忠孝	12
第一節 生死置諸度外	12
第二節 不要把媽媽趕走罷	18
第三章 助人	23
第一節 原該如此	24
第二節 他每天把三件事省察自己	28
第三節 商賈買賣的事	30
第四節 竊取天的功績	35
第四章 仁愛	38
第一節 已經知道了	39
第二節 我情願代替他死	43

---

第三節	不必介意… … … … …	48
第四節	隨你媽媽去罷 … … … … …	52
第五章	禮節 … … … … …	56
第一節	請他判斷一下 … … … … …	57
第二節	事事不苟… … … … …	59
第六章	公平 … … … … …	64
第一節	敵不過他的正論… … … … …	65
第二節	一隻杯子摔成粉碎 … … … … …	68
第三節	難道我怕他不成… … … … …	71

# 第一章 誠實

## 規律原文

一. 誠實 爲人之道，首在誠實，無論做事、說話、居心，均須真實不欺。

根據這個條文，可知誠實是包含著：

1. 做事真實不欺
2. 說話真實不欺
3. 居心真實不欺

三方面的。做事誠實，說話誠實，就是居心誠實的表現，居心誠實，就是做事誠實，說話誠實的基礎：所以雖然分做做事誠實，說話誠實，居心誠實三方面講；實際居心誠實的，做事說話決不會不誠實，做事說話誠實的，居心焉有不誠實之理。三件事，實在是一件事，不能，也決不會分離的。

### 第一節 登載得清清楚楚

張孝基，宋朝人，爲人坦白無私，真誠不欺。他的家境清寒，

半耕半讀，聊以自給。

同里有富翁某，所生一子，一女。富翁心地極開通，女兒長大時，他給她擇婿，倒並不計較人家的財產多寡，而祇問品性的優劣。他很看重張孝基的安貧樂道，所以到後來這位孝基竟中了富翁的雀屏之選，娶了他的女兒。

富翁的那個獨子，卻非常頑劣，自幼便懶得上學讀書，逃學，鬧學，倒是他的專長；到了年長成人，更是不知所云，專事結交無賴，賭、嫖、吃、喝，無惡不作，他靠着家裏富有，揮金如土。後來，富翁看看他揮霍得太不成樣了，雖屢加訓誡，無奈他怙惡不悛，毫沒用處，所以富翁祇有漸漸地限制他的用途，可是他錢不應手，就老實不客氣拿了家裏的器物、衣服，出去變賣、典質，換錢使用。

最後，富翁覺得這個兒子是毫沒有造就的希望了，雖教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一時氣極，便發了個狠，把他的兒子趕出家門，永遠脫離父子的關係。

不久，富翁也因憂鬱不樂，得病而亡。在臨死的時候，寫了一張遺囑，吩咐把他的遺產統統傳給女婿張孝基。

孝基得了這份遺產，依然像從前一樣的克勤克儉，省吃節用，並不因為有了錢，便擺起架子來。

這樣的過了好多年，在一個嚴冬的一天，孝基忽然在路上遇



見一個乞丐，形容憔悴，骨瘦如柴，身上衣不蔽體，凍得索落落發抖，站在牆根邊哀哀求乞。孝基看了可憐，正想掏幾個錢給他，不料他突然喊了一聲“姊丈”。孝基這才向他注視，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舅子，幾年前富翁逐出了的兒子。

孝基問起他經過的情形，他不禁淚下如雨，淒然道：“這都怪我自己不長進，所交非人，致有今日的結果。我自從被爸爸逐出以後，總以為可以求助於那些平日交好的朋友，他們從前都得過我的好處的。那知他們一見我沒了錢，一個個都不睬我。我借貸無門，沒有法想，祇得求乞度日，一失足成千古恨，懊悔也不及了！”

孝基覺得他很有些悔悟的意思，便有意探試他道：“那末你為什麼不找些工作做做呢？”他的舅子道：“我很有這個意思，可是誰不知道我從前是個貪吃懶做的浪子，都不肯要我作工，你看這有什麼辦法呢？”

孝基道：“假如現在有人給你工做，你肯好好的做麼？”他的舅子道：“有了自新的機會，要是我還不認認真真努力地幹，那我真太自暴棄了！”

孝基聽了，十分歡喜，便道：“既然如此，我家菜園裏正缺一個灌菜的人，可是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你也願意幹麼？”他的舅子欣然道：“願！願！願！就是再辛苦的工作，也願意幹。”

孝基道：“那很好，你就跟我回去罷。”這時，他的舅子真是感激得說不出話來，連連的點着頭跟了孝基回去。

果然，富翁的兒子便認真的灌起菜來，一天到晚勤勤懇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簡直和從前變成兩個人了。

孝基滿心歡喜，一天，他喊了他的舅子前來，問他道：“我現在需要一個人給我管理庫房，你能擔當這個職務麼？”他的舅子道：“我也不敢一定說能擔當得起這個職務，但是願意盡力做去，決不敢稍事怠忽，貽誤職務。”

孝基道：“很好，試試看罷！你從今天起就改管庫房，灌菜的事，我另外派人充當就是了。這裏是庫房的鎖鑰，交給你保管罷！”說著，把鎖鑰一齊拿出來交給他。

富翁的兒子接收了鎖鑰，當了管庫的職務以後，益發謹慎做事。

這樣又過了幾年，孝基知道他真正悔悟了，於是又喊他前來，對他道：“從前岳父臨死的時候，把產業交付與我，我本來不敢接受，無奈你那時流浪在外，所以不得不暫時接受下來，代為保管。可是我接管以來，收入、支出，都有詳細賬目，登載得清清楚楚，我個人甲度，並不敢在這裏面動用分文。這是歷年的賬簿。”說著，取出一疊賬簿，送到他的面前，指着繼續道：“請你取去細細核算一下，我今天把岳父的遺產交還你了。”



圖一 登載得清清楚楚

富翁的兒子以事出意外，不覺目瞪口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弄得手足無措。半晌，才囁嚅道：“姊丈，這……這如何使得！我爸爸已有遺囑，把產業傳給與你，那末這財產就是你的了，我怎能接受下來呢？況且，當時爸爸如果把產業傳給與我，我年幼無知，所交非人，一定早已揮霍乾淨，到今日還有什麼財產留剩呢？所以我如今很情願給你管管事，你就給我相當的工錢，使我不致受凍忍飢，我已經心滿意足，感恩不盡，還敢有什麼非分的念頭麼？”

他們倆，一個兒因為不是自己的產業而要交還；一個兒因為父命難違，不肯接受；你推我讓，堅持不下。

結果，富翁的兒子實在拗不過孝基堅決的意旨，祇得把那筆財產收受了下來。俗語說得好：‘敗子回頭金不換。’他收回了

遺產以後，依然勤勤儉儉，安分度日，真的變了個好人。

孝基也噓了一口氣道：“好了！我這付千斤重擔，到今日這才算卸了下來哩！”

試想 孝基把岳父遺產，盡心竭力的經營了好多年，直到他舅子改過自新之日，連本帶利，雙手奉還，這樣的真誠不欺，能不起敬麼！

## 第二節 總得老實告訴你一聲

明山賓，山東平原縣人氏，曾經做過山西平陸縣縣令。他是一個好官，勤政愛民，那年平陸縣恰巧鬧著荒年，米貴如珠，貧民賣兒鬻女，骨肉流離，慘不忍觀。他就毅然發官倉積穀，周濟災民，全活的人不知其數。這原是件極該做的事，可是後來把這回事呈報到上級官署去後，長官不但不獎勵他辦理得當，反責備他不應私開官倉，削去他的官職；並且還抄沒他的家產，賠償官穀。明山賓本來也沒有多大財產，又是做官清廉，沒有什麼積蓄，這樣一來，他就傾家蕩產，一貧如洗。

你想，明山賓爲了愛民之故，因而壞了官職，抄了家產，應該如何的懊惱？然而他卻處之泰然，反滿心歡喜。因爲他想他終究救了許多百姓，問心無愧，在精神上很是安慰。所以他罷官歸來，便課徒度日，真是叫“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落

得個逍遙自在。

他有一頭駕車的老牛，——這是他抄家後僅剩的財產——在三年前曾經害過漏蹄的毛病，以致不良於行，他請了一位牛醫，給它診治，才算把這毛病治好，直到現在，居然再沒有復發過一次，拉車、行路，都覺得很不差。

有一回，他沒有錢用，家裏又實在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以典質變賣，他就想到這頭老牛身上去了。於是他就牽了這頭老牛，走到市面上去找尋主顧。

不久，有一個農夫要買他這頭牛，兩下把價錢講明，這交易便算成功了。

且說那買牛的農夫，付過銀子，正待牽了牛走時，明山賓又喚住農夫，對他道：“朋友，且慢！我還有一句緊要的話，沒有向你說明，且聽我道來！”

那農夫還以為明山賓或許在用什麼生意經，說些那牛的好處，要想額外再加幾個錢，便正色道：“這個賣買是出於雙方同意而成立的，誰道你一忽兒又要變卦了麼？”

明山賓道：“果然這個賣買是出於雙方同意而成立，然而這頭牛從前害過病的，我還沒有向你說明，……”

農夫一聽這頭牛害過病的，不禁大驚，不等他說完，便道：“怎麼？這頭牛有病的麼？”



圖二 這頭牛害過病的

明山賓道：“是的。它三年前害過漏蹄的毛病，不過治好以後，到如今倒也沒有重發過。或許它的毛病已經斷了根，以後不再發了；但也說不定仍舊要重發，那我可不能知道；所以我總得老實告訴你一聲。假如你願意要的話，我們便成交；否則我寧願賣不掉這頭牛，話總不能不老實講的。”

那農夫聽了，連連搖頭道：“不成！不成！誰願意出了錢，買一頭害過漏蹄病的牛？既然如此，請你還我銀子，我不要買了！”

明山賓道：“好！你不要買，自然我還你銀子。”說著，很爽快地把銀子交還農夫，點點頭，牽著老牛，再尋別的主顧去了。

明山賓寧願賣不掉牛，不肯違背良心欺騙他人，這實在是他的人格高尚處，

### 第三節 心裏已經允許的了

“延陵季子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挂人墓。”

上面是前人作的一首歌裏的一段，它說的乃是贊美一件居心真誠的故事，且讓我講來。

延陵季子是春秋時一位極有賢德的人。他的父親是吳國的國王，名叫壽夢。壽夢有四個兒子：大兒子叫諸樊，第二個兒子叫餘祭，第三個兒子叫餘昧，他就是壽夢的第四個兒子。他的名字本來叫做季札，在兄弟四人之中，要算最聰明能幹的一個，所以壽夢頂歡喜他，有傳位於他的意思。

照例，王位是應該傳給長子的，決沒有傳給幼子的道理，所以壽夢雖然心裏有這個念頭，可是嘴裏卻始終沒有說過。後來，壽夢害了一場大病，看看越加沈重，他自知勢將不起。那繼承問題，關係國家前途，非常重大，不得不趁未死之前，定奪下來，免得死後沒人作主，所以他就喊他的幼子季札到他床前，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他。

壽夢氣喘喘的對季札道：“我的兒呀！爲父的病勢一天沈重一天，看來是不會好的了；我死之後，我的王位，你的哥哥恐怕是不能勝任的，祇有你可以繼我的位，今天由我作主，傳位於你；你即位後，須得本著我的政策，好好做去！”

季札聽了，不覺大驚，心想我有三個哥哥，我居最幼，怎麼父王倒把王位傳給與我，這個如何使得，便垂淚哀求道：“父王，不是兒子不遵父命，實在兄弟四人，兒子最幼，如今欲以幼子繼承王位，恐亂了國家紀綱，務請父王依法傳給大哥爲是，願父王三思！”說罷，淚下如雨。

壽夢對於這件事，雖是早有此意，但也就爲了於法於情，都覺說不過去，所以雖久存心中，而從未出口。現在聽見季札如此堅決不肯接受，當然也便回心轉意，不再勉強，決定仍把王位傳給長子諸樊。於此可見季札的賢德了。

後來，季札被封於延陵地方，因此人家就稱他做延陵季子。他自從受封官，更是從善如流，謙恭下士。有一次他決意出去遊歷，藉以考察各國政治，訪求賢良。這一點，又可見他的虛心從善，爲國爲民的真誠了。

一天，他到了徐國，和徐君談得非常投機，暢論政治得失，樂而忘倦。徐君偶然看見了季札所佩的寶劍，非常可愛，頗有些羨慕之意，不禁目不轉睛的注視不歇。

季札看了徐君那樣的神情，便也覺察了，自忖道：“他既愛我這口劍，就送給他，也無不可；不過我還有魯、齊、鄭、晉等國沒有去，去時又不可以不佩著劍，究竟送給他好呢，還是不送給他好？”倒使得他躊躇難決。



原來古時男子出門佩劍，不但是可做自衛的武器，也是一種禮貌的表示，所以季札不能把那口寶劍，送給徐君。

最後，季札想到了一個兩全之策，決定把那口寶劍送給徐君，但是暫時卻不交給他，也不先對他說明，心想且等我遊歷完畢，回到徐國時，再送給他不遲，如此既成全了徐君愛慕之意，又不妨礙我的遊歷。因此他決意照這樣辦理，一面，匆匆的就辭別了徐君而去。

且說季札遊歷完畢，回到徐國，已經是好幾年了。他滿心以為此番到了徐國，可以了卻他幾年前許下的那個心願；不料到得徐國，聽見人家說，徐君已經死了，他不覺非常失望。想了好久，就問明了徐君坟墓的所在，趕到墓前，恭恭敬敬，祭奠一番，然後解下他的寶劍，挂在坟前的一棵樹上。



圖三 這口劍我已心許給他了

別人看了不懂，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就把從前的經過情形，告訴大家。有人道：“不過徐君已經死了，你又何必如此？”

季札道：“這口劍，我從前心裏已經允許送給他的了，怎可以因為他已死，而就背約呢？”季札不聽他人的話，祇管把劍挂好在樹上，然後離去。

這是季札的居心真誠不欺，不因人死而背約，所以這件事幾千年來傳為美談。

## 第二章 忠 孝

### 規律原文

二. 忠孝 對國家，須盡忠；對父母，應盡孝。

這一條的條文，非常明顯，包括著：

1. 盡忠

2. 盡孝

兩件事，我們應該看了對象是什麼，而後盡我們應盡的道理。這裏就是我講兩件忠孝的故事，給大家聽聽罷！

### 第一節 生死置諸度外

幾年前共產黨在江西非常猖獗，國軍進攻，他們頑強抵抗，

前仆後繼，東滅西起，也急切不易奏功。後來，蔣委員長親臨江西，坐鎮南昌，用穩紮穩打，步步爲營的策略，攻剿以來，匪勢才慢慢的窮蹙不振。可是困獸猶鬪，他們仍盡力掙扎，四出竄擾；國軍爲便於守望起見，在扼要地點，建築碉堡，編練民衆守護隊，司守護之責，平時周番瞭望，遇警據高迎擊，於是剿匪工作，遂更著成效。

現在別的不提，單講民國二十三年間，錢山地方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守護碉堡，在大股匪軍圍攻之下，獨個兒設計抵禦，支持至兩晝夜之久，殺斃共匪至三十餘人之多，說來真是有聲有色，值得我們傳誦。

且說共產黨的湘贛省蘇維埃區司令部匪軍自被國軍痛剿以後，節節敗退，狼狽不堪，看看已經到了日暮塗窮之境。他們自忖若非殺開一條生路，惟有坐而待斃，於是爲圖存計，祇有盡力的向他們殘餘的部隊宣傳，說什麼“進亦死，退亦死，與其退而束手就縛，不如作最後的奮鬪，拼命幹一下，或許徼倖獲勝，還可以轉危爲安。”以及“退是必死之道，進卻於萬死之中還有一生的希望……”等等話兒，來鼓動他們部下。

他們看見他們的宣傳，果然有些效驗，就趁著這機會，調兵遣將，圖作困獸的鬪。一方面分撥許多小股匪軍，虛張聲勢，同時向四下裏襲擊，一方面他們卻集中兵力，突向國軍空虛的洋溪

特別區所屬的錢山一帶進攻，勢很猛烈。

那時，我方洋溪特別區僅駐紮保安隊四中隊，而且槍械也不充足，祇有步槍三百餘枝，防區又很遼闊。一時，各地警報像雪片一般的飛來，兵力單薄，簡直是無法抽調；共匪益發用聲東擊西的方法，虛虛實實，使駐軍疲於奔命，防不勝防。

共匪的主力軍獨立第十九師獨立第三十五團共有步槍一千二百餘枝，機關槍五架，匪衆二千餘人，卻浩浩蕩蕩，直奔錢山而來。把一座錢山碉堡，團團圍困，水洩不通，宛如鐵桶一般。

原來那座錢山碉堡，平時本有三個民衆守護隊隊員守護著的，不過那時因爲匪勢漸衰，並且早已遠離錢山，相安已久，守望的人不免漸漸怠忽起來。他們以爲匪軍必不會驟然前來，所以除了入夜後大家都回堡歇宿外，日裏卻祇隨便留幾個人在堡裏看守，其餘有事的便出外做各人的事去了。這種不能盡忠於職務的態度，原是不可爲訓的；既負著守護碉堡的責任，無論有沒有匪警，就應該絕對的守護著，除了得到長官的准許外，原不應擅離的。

這三個守護隊員中間，有一個叫做彭平生的，卻與衆不同，獨能克盡厥職。他整天的廝守在堡裏，輪到他值班的時間，固然荷槍兀立，抖擻精神，決不因爲沒有什麼警報，而稍微疏忽。就是不輪到他值班的時間，他也常在堡裏休息休息，或者在碉堡附

近閑逛著，順便巡邏巡邏，終不肯遠離碉堡。旁人出去時，誤了值班的時間，他就替人家代庖，像自己的事情一樣，十分負責。

彭平生沒有受過多大的教育，也不是一個有年紀，有經驗的成人；他不過是一個十四歲的鄉村孩子，但是他那種盡忠職守的天性，自小生成，足為一般人的模範。

且說那天共匪圍攻錢山碉堡的時候，恰巧其他兩個隊員在早晨八時吃過早飯以後，有事出去了，祇有彭平生獨個兒在堡內駐守。在那天傍晚的時分，他聽得隱約有斷續的槍聲，自遠而近，他心知定有變端，趕忙關緊堡門，登堡一望，祇見遠處塵頭大起，不多一回，喊殺之聲，又已經漸漸的傳入他的耳鼓了。這時，他便斷定是匪軍進襲，毫無疑義，他就自思自忖，除了準備抵禦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可是單人隻手，又從何抵禦起來呢？不免滿腹躊躇。

說時遲，那時快，正在他躊躇不決之際，匪軍已經漫山蓋地而來，殺聲震地，火光燭天。在理，一個孩子獨守孤堡，又處於這樣可怕的情況之下，不嚇得魂飛魄散，肝胆俱裂，也急得心慌意亂，手足無措了。可是彭平生明知事已至此，急也沒用，於是力持鎮靜，把自己的生死置諸度外，決計拼著一命，守護碉堡。因為他知道這碉堡是全村的咽喉，碉堡一失，錢山的屏障已去，全村就跟著陷落。他一想到共匪的凶狠殘忍，和不幸失陷後人民

遭受殺戮焚劫的慘狀，頓然覺得如果自己不能獻此身，獻此心，獻此力，守護這碉堡，還有誰來負起這個重任呢？因此他就抱定宗旨，自己有一分力量時，就該用出一分力量，祇要碉堡守得住一天，共匪就一天不能殺進村中，苟能支撐一两天功夫，或許國軍會得到警報，前來救援，所以他反勇氣百倍，不慌不忙地準備應戰了。

說來也可憐，碉堡裏所有的武器，祇有兩支步槍，和三個手榴彈；糧食也是非常缺乏，統共不過十餘斤紅芋。當共匪逼近碉堡時，彭平生早已準備舒齊，把兩支槍向上下四方不同的方向射擊，從容不迫，有時在東邊放一槍，有時在西邊放一槍，更有時覷準機會，向那匪軍密集的所在，驟然的投擲一個手榴彈，使匪



圖四 彭平生一個人苦守錢山碉堡

衆看來，好像有好多人在那裏守護碉堡，誰也料想不到祇有一個人——不，祇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在苦命的支撐。

彭平生一個人小心翼翼的守護碉堡，絲毫不敢怠慢，真是目不交睫，日夜沒有休息。肚子餓了，胡亂吃些紅芋充充饑。好在他那時祇知有國家，祇知盡忠於他的職務，全副精神都貫注於殺敵禦寇，所以任何辛苦勞瘁，也安之若素，一些不覺得了。

他尤其寶愛他的子彈，不肯隨意浪費一顆，所以每發必中，從不虛發，共匪前後死在他的槍彈和手榴彈之下的，一共有三十多人之多。可是區區有限的子彈，發一顆便少一顆，有減無增，看看支持了兩晝夜，手榴彈祇剩了一顆，槍彈一個也沒有了。至於紅芋也早已吃完了，碉堡坍塌了好幾處，彭平生知道失陷在即，已經是萬萬沒有守護的可能了。但是失陷之後，自己一死毫不足懼，還有兩枝槍，丟下來給共匪拿去害人，卻是死不甘心的，所以他爲要保存兩枝槍起見，不得不在碉堡陷落之前，設法出走。

十一月十一日深夜，乘著黑暗之中，人不知，鬼不覺，彭平生帶著兩枝比了生命還要重要的槍，和最後的一個手榴彈，偷偷的從小河道退出碉堡。

恰巧這時洋溪特別區政治局局長已經得了錢山碉堡被圍的信，親率保安隊兩中隊，星夜趕到，奮勇攻剿，把匪擊退，錢山竟得保全，沒有遭受匪災，這自然是彭平生的功勞。

一個十四歲沒有受過高深教育的孩子，處兩千餘匪軍圍攻之下，拼死抵禦，直到彈盡力竭，才設計出走，使共匪的計謀不得逞，這種胆略和忠勇，實在是可以使人欽敬！後來經江西綏靖公署轉報軍事委員會核准頒給他黨徽獎章一座，並經江西省政府發給獎金，以資鼓勵，這是後話，不必細表。

## 第二節 不要把媽媽趕走罷

一個孩子，幼年就沒了母親，那可算世界上頂苦惱不幸的人了。春秋時，魯國有一個閔子騫，也就是這種不幸的孩子中間的一個。他很小的時候，慈愛的母親便拋棄了他，離開人世間而去，他從此不能再有母親的溫柔底依偎懷抱，不能再有母親的甜蜜底撫慰逗引，不能再有母親的周到底噓寒問暖，……。這種沒有母親的苦處，怕祇有自身經歷過的人，方會深知底蘊罷！

閔子騫既飽嘗了無母的苦楚，還不算數，他不久又開始忍受比沒有母親更痛苦的痛苦，身世的可憐，真使人不能不灑一點同情之淚呢！

原來閔子騫的父親，死了妻子以後，感覺到家內沒有人照管，很不方便，所以過後又續娶了一個妻子，這就是閔子騫的後母。可是這個婦人，心腸非常狠毒，對於閔子騫因為不是他親生的孩子，毫沒有愛護憐惜的心意，反處處嫌惡他，甚至種種虐待



他。你想，小小孩子，懂得什麼，她要這樣的挑他的眼兒，自然會常常捱打受罵了。

過了幾年，閔子騫的後母，先後生了兩個兒子。她有了自己親生的孩子，不消說更對待他不如從前了。她一心祇知道注意在自己的兒子身上，給他們穿的好，吃的好。子騫那裏談得到好穿，好吃，連飽暖也是沒他的份兒，另外還要叫他做許多勞苦的事情，也不管他的能力，體力夠得上夠不上，做得不好，便是老大一頓打罵。兩下裏的待遇厚薄，顯有天壤之隔。不過閔子騫這孩子倒能克盡孝道，無論後母對待他如何不好，因為她是母親，對她毫沒怨意，祇是千意百順，從不違拗。

閔子騫的父親在外面做事，家裏的事情不大理會，他的後妻這樣虐待子騫他並不知道。加以子騫是個孝順的孩子，又不肯在父親面前暴露後母的短處，使父親生氣，或者竟使他們爭吵失和。後母卻反在丈夫面前嚙嚙嚙，訴說子騫許多不是。子騫的父親信以為真，想小孩子家淘氣是有的，自然應該責打，以便知所戒懼，所以有時也把子騫喊來，訓責一番，子騫祇有承受的份兒，從不申辯一聲半聲。

這婦人看見丈夫不袒護他，益發胆大，於是對子騫打罵虐待，變本加厲，日甚一日。

在一個隆冬時節，天氣十分寒冷，閔子騫身上還穿著很單薄

的衣服，而他的弟弟們卻早已穿上輕鬆柔輓的新棉衣。可恨這個狠毒的後母，偏偏要掩飾別人的耳目，用了不值錢的蘆絮，做成衣服，給子騫穿著。

且說蘆絮這東西，形狀是蓬蓬鬆鬆，裝在衣服裏面，外表看來，很是輕厚，和棉絮一般，其實是一點不暖和的。可憐閔子騫穿著這種徒有外表，內無實際的衣服，真是像啞子吃黃連，有苦無處說。

一天，閔子騫的父親有事出門，叫子騫御車。子騫身上既凍得難受，外邊氣候又冷得厲害，被寒風一刮，他簡直凍僵了，兩手雖拉著韁繩，然而竟不能運動自如了。

一會兒，握著的韁繩，不知不覺的掉下地去了。一時，心慌意亂，越著急而越不能動彈。他的父親見了，莫名其妙，心想或許他是冷罷，然而穿著這樣厚的棉衣，不致於凍得這般樣子，因問道：“騫兒，你冷麼？”

閔子騫聽得父親問他，連忙搖搖頭道：“不！”

父親又問道：“那末難道你病了不成？”

子騫又搖搖頭道：“也不！”說著，勉強振起精神，跳下車來，想拾起掉下的韁繩，然而竟站不起來了，身子抖個不歇，牙齒震得格格地響，面上一陣青，一陣白，毫無血色了。他的父親更爲奇怪，不覺動了憐愛之心，趕忙跳下車來，撫著他的背脊，很誠懇

地道：“鶩兒，你到底有什麼不好過，何妨對爲父的老實講來！”

他的父親正說時，感覺得雙手摸在他的棉衣上，雖然蓬蓬鬆鬆，可是厚一塊，薄一塊，絕不像棉絮那樣的均勻；伸手再摸到衣服裏面時，又是一絲沒有暖氣，不像穿了棉衣那樣溫和。心中好生懷疑，因拉開衣服的線縫，向裏面一看時，裏頭何嘗有什麼棉絮，分明全是裝的蘆絮，於是心中才恍然大悟，原是後妻偏心，欺侮前妻的兒子，給他穿這種衣服，怪不得這孩子凍得這般地步！



圖五 後母給閔子騫穿的原來是蘆絮襖

閔子騫的父親，一時心裏既痛孩子的被欺，又恨後妻的偏心，不禁痛恨交集，勃然大怒。立刻把那凍僵的孩子，抱入車中，自己御了車子，趕回家中。一路行來，更想到平日後妻在他面前訴說子騫的不是，那種態度，顯然是憑空捏造，意在陷害；而子騫

那種不聲不響的神情，也自有他的難言之隱了。他越想越氣，一到家中，馬上把後妻喊出來，斥責她不該這般殘忍狠毒的欺侮前妻的兒子，如果再照這樣下去，早晚會把好好的一個孩子給她糟塌死了，限她立刻離開家門，不再要這個不賢的婦人了。

她料不到半天雲裏會掉下這樣一個霹靂來，一時手足無措；況且自知理曲，竟無話可說，羞慚萬分，惟有低頭垂淚而已。

那時，閔子騫倒跪在父親面前，替後母求情，請他不要驅逐她出去。



圖六 不要把媽媽趕走罷

父親道：“怎麼！她這樣待你，你受的苦還不夠麼？”

子騫道：“媽媽在家裏，單是我一個兒受些饑寒，年輕人吃些苦，打什麼緊；若是媽媽一去，我們弟兄三個都要受饑寒，可憐弟弟們年紀輕，嬌養慣的，那裏吃得起苦呢？請爸爸不要爲我一個

兒著想，總要爲三個兒一起著想，還是不要把媽媽趕走罷！”說著，聲淚俱下。

這幾句話，打動了他父親的心。尤其使他的後母萬分激動，也哀求她的丈夫，請他饒恕她以前的過失，不要驅逐她出去；立誓以後痛改前非，好好的看顧子騫，和自己親生的孩子一樣。

子騫的父親對她原沒有什麼深讎宿恨，祇要她能改過自新，不再虐待子騫，那也未嘗沒有活動的餘地。如今看見子騫一片孝思，妻子立誓悔悟，所以便也允許了；只警戒她以後不可故態復萌，再有偏心。於是一場風波，頓時平靜。

從此以後，一家裏頭，和和睦睦，親慈，子孝，兄友，弟敬，充滿了和祥的空氣：這誰說不是閔子騫純孝的力量，感化所致的呢！

## 第三章 助人

### 規律原文

三. 助人 竭己之力，扶助他人，每日至少行一善事，不受酬，不居功。

這條條文告訴我們，扶助他人應該要：

1. 竭己之力。

2. 每日至少做一件。

3. { a. 不受酬;  
b. 不居功。

根據上面分析來講：(1)是說助人不是輕描淡寫的隨便做做，要盡心竭力的做，才能算得誠意助人。(2)是說助人不是一時高興做一回兩回，不高興就算數，要天天實行，才能算得熱忱助人。(3)是說助人不是想人家酬報，也不是爲沽名釣譽，要不受酬，不居功，才能算得真心助人。

助人的道理，在這寥寥幾句之中，已經很明顯地啓示我們了。

## 第一節 原該如此

宋朝的范仲淹，兩歲便喪了父親，家境寒苦，而晝夜勤讀不輟。冬夜讀書疲倦，昏昏欲睡，便用冷水潑面使醒；每日用粟米煮成糜粥，等它凝結後，劃成四塊，每餐吃一塊，聊以充飢；友朋見他這樣苦惱，送些好菜給他，他辭謝不肯受，刻苦自勵，專心求學。

仲淹苦學的結果，學問十分淵博，連兵法也極精通。他曾鎮守延安，以防西夏。夏人畏懼，互相警戒道：“我們不要再生侵犯延安的念頭罷！小范老子（稱仲淹）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別人

好欺啊！”於是不敢犯中國的邊境。當時有這樣一句諺道：“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他的威名，於此可見。

仲淹爲人，先公後私，把天下的事比自己的事還看得重，國家有了什麼重大的事情，便苦思焦慮，廢寢忘食，非解決了不肯丟開。個人的享樂，卻置諸度外。他常常這樣說：“男兒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實在可以表顯他崇高的人格。

仲淹做了官，依然十分節儉，官俸所入，頗有餘蓄，便廣置義田，設立義莊，來周卹族人，創義莊的制度，至今蘇州地方，范義莊還存在那裏。同時，對於一般老弱，貧苦，無依的人們，也沒有不肯盡力濟助，他的樂於助人的精神，也是爲常人所難能的。

他的兒子輩受著他平日的教訓，也都有他的風度：待人是樂善好施，服官是勤政愛民。這裏就講一段他的次子純仁麥舟濟貧的故事，給我們做一個“竭己之力，扶助他人”的好榜樣。

當仲淹在開封做官的時候，有一回命純仁運麥五百斛到姑蘇去。他坐了一條大船，載了麥，在路上行了好多天。那天船到江蘇丹陽地方，已經是夕陽在山，傍晚時分了，他便吩咐停船，次晨再行。

純仁因爲連日早行夜宿，獨居艙中，心裏悶得緊，那天到了江南地界，山清水秀，風景宜人，另有一派氣象，不免趁著天色還

斷暗，上岸散步一番。

且說純仁正在岸邊徘徊觀眺，忽然遇到一位父親的舊友石曼卿，趕忙上前招呼，自有一番寒暄，不必細述。

不過純仁看見曼卿的神氣，非常頹喪，似乎有說不出的苦悶光景，因問道：“世伯，近來境遇還順適麼？”

曼卿聽得純仁的話，不覺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道：“這年頭兒還談得上什麼好和歹！”

純仁覺得他話中有因，料想他有什麼困難之處，有意要幫助他，所以又道：“這樣說來，難道世伯有什麼困難不成？”

曼卿點頭道：“可不是麼！這幾年來，我是連遭顛沛，家裏接連死了三個人，至今都還淺厝在這裏，缺乏盤川，不能運回本鄉安葬，好不令人愁悶！”說著，淒然淚下。

純仁慷慨地道：“原來如此，無怪世伯悶悶不樂，可惜這回小姪出門，所帶盤纏不多，幸得船上裝著麥子五百斛，既世伯一時周轉不靈，那末就把此麥奉贈，請即把糶麥所得，作北歸的川資，萬望世伯笑納，切勿見外！”

曼卿推却，不肯接受。純仁道：“世伯和家父，係屬至交，如果世伯不肯接受，倒像彼此生分了！”堅執地要曼卿收下。曼卿知道他誠意相助，一定拒絕不收，反為不美，祇得答應收下。

純仁又道：“不知世伯還有什麼不如意事麼？”





圖七 船上裝著的五百斛麥送給老伯罷

曼卿道：“還有兩個小女，年都長成，即須出嫁，……”

純仁沒等他說完，連忙道：“世伯無容憂慮，我這裏還有大號舟船一條，也能變賣幾個錢，請一併奉贈，作為二位世妹粧奩之資。”說著，便拉了曼卿，直奔大船而來。

到得船上，指著船和麥道：“這個就是，請世伯點收便了。”曼卿滿心覺得過意不去，要想推辭，可是純仁祇願收拾行李，命僕人挑著，登岸自去了。

不言曼卿糶麥賣舟，料理喪葬嫁女之事，且說純仁另雇小船，逕回開封，見了父親，正待稟知前事，仲淹問道：“你這回到江南，可曾遇到親戚故舊沒有？”

純仁道：“見世伯石曼卿。”

范仲淹道：“他好麼？”

純仁便把曼卿困難情形，稟告知父親。仲淹頓足道：“那末

你爲什麼不就把那麥子送他呢？”

純仁道：“是的，我已經送給他了！可是因爲還不夠，所以我連那條大船一齊送給他了。”

仲淹這才歡喜道：“對了，對了，原該如此！”

## 第二節 他每天把三件事省察自己

曾參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家極貧困，讀書以外，勤懇耕田，終日勞作，以致兩手，兩腳，都生繭垢裂，而他不以爲苦。十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在他是不算什麼一回事。說來好笑，他穿的衣服，破舊不堪，甚至一正冠而纓斷了，一拉襟而肘見了，一拔鞋而跟裂了，他處著這種境地，却泰然不以爲意。不過他生性至孝，雖然自己的境遇這樣艱難，但是供養父母，倒是每餐一定有酒，有肉，從不缺少。如果父母問他：“酒肉還有沒有哩”，或者：“你還有得吃麼”，雖然已經沒有了，他一定說“有哩，有哩，多著呢，請盡量吃，不必爲我操心，……”使老人家安心享用。

父母死了，曾參盡力的料理喪事，每每想念父母時，便痛哭流涕，淚下沾襟，思慕的情，時時流露，他常這樣說：“去而不會再還的，就是父母。世界上做兒子的，每每要想奉養父母，而父母已經等不及死去了；所以與其父母死後殺了牛祭你們，不如乘父母存在的時候，割雞宰豕供養他們，好得多呢！從前我才得了

一官半職，雖然俸薄祿微，可是我却欣欣然歡喜得很，並不是我以為所入已多，而沾沾自滿，其實是爲的那時父母尚在，我可以把俸祿所入，盡些孝養的心而喜啊！等到後來父母已死，我曾經南遊楚國，楚君待我很厚，官尊爵顯，住的是高堂大廈，出入是車馬如雲，可是我反北向而悲，戚戚然若有重憂，並不是我以為所入還不足，而落落寡歡，其實是爲的那時父母已經去世，雖俸優祿厚，不能再盡我孝養的心而悲啊！”

我們聽了他這一番話，如果父母還在世的，應該如何盡心孝養，免得日後追悔不及呢！

此外，曾參爲人，還有一點最值得我們效法的，他每天一定要把三件事省察自己：第一件，省察自己今天替人謀畫，盡心力沒有；第二件，省察自己今天與朋友交，有信用沒有；第三件，省察自己今天老師所傳的訓教，曾熟習了沒有。這三件事，就在要自勵做個助人，守信和好學力行的人。

曾參每天這樣的把三件事，一件件的自己詢問自己，跟著自己把整天做的事想一想，做得怎樣，就怎樣回答自己。假如省察的結果，每一句的答語都是“是”，那末他便非常安心樂意。反過來，假如答語裏頭有了“否”的話，他便會受良心的譴責，悚然自驚，赧然自慚，而督促自己的悔改了。當然，他起先在自省當中，也會常常發見“否”的答語，可是經他不斷的努力自勵，“否”的答

語慢慢的減少，以至於沒有，於是他便能每天實踐這三件事，而成爲一個盡力助人，守信和好學的人了。

童子軍每日至少行一善事，如果你要實踐這個信條，那你應該以曾參做好榜樣，每日自省一回，讓自己督勵自己，務使久而久之，養成了“行善最樂”的習慣。

### 第三節 商賈買賣的事

明朝時候，浙江餘姚地方，有一個少年，姓邊名城。他矮矮的個子，瘦瘦的身材，怯怯的體態，大家都以爲他是個文弱書生，不曉得他却是生就著一身銅筋鐵骨，膂力過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十八件武器件件皆精，真是一條了不得的好漢。

邊城雖然有了這樣的本領，可是待人接物，却很和氣，從不和人家爭吵打架，賣弄自己的勇力。不過他遇見不平的事，却就會挺身而出，甚至拔刀相助，奮不顧身，救人於危急之中。這種事，在他一生裏頭，可說是數見不鮮，要不是目覩其事的人，誰也不會相信這個矮小瘦弱的人，會做出這種驚人之事呢！

有一天，他出門散步，穿過了大街小巷，踏遍了熱鬧市場，覺得找不到什麼事做，好在正也閒著，何妨踱出城去，看看郊外景色。

邊城出了城，信步所至，已經離開江邊不遠了，祇見得前面

白浪滔滔，遠遠點綴著一片，兩片帆影，真是好一派江景，不覺胸襟開暢，心曠神怡。他正在細細的欣賞那偉大的江景，出神的當兒，忽然空中隱隱傳來一陣號哭之聲，非常淒切。

那時，邊城心想，在此四無人烟的地方，怎麼會有號哭之聲，深為詫異。再一細聽，似乎這哭聲就在江邊，於是循著哭聲，依了江邊慢慢踱去，這哭聲也就慢慢的高，慢慢的清晰起來了。他再走前去不多遠，果然看見一個官吏模樣的人，正在那裏望著江中放聲痛哭，並且蹬腳踏地的，像有無限委曲的樣子。

邊城走到那人身邊，拍拍他的肩膀，問道：“先生，請問爲什麼在這裏號哭啊？”

那人聽見有人說話，這才住了哭聲，拭拭眼淚，抬起頭來，向邊城上下打量了一回，很淒楚道：“我在江中遭了盜劫，妻、女、僕、婢、行李、財、物，被強盜搶了一個精光，剩了我一個光桿兒，叫我怎麼辦呢？”

邊城道：“你是什麼人，打那裏來，要到那裏去，能告訴我麼？”

那人道：“我是個主簿（官名），這番是卸任回鄉，經過這裏江面，却遇著了這起強盜，弄得人財兩失，如今我真叫做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拼著這老命，不要活了！”說著，又號淘大哭。

邊城連忙安慰他道：“先生莫著急！這件事包管在我身上，

給你把妻、女、僕、婢、行李、財、物，一古腦兒要回來便了。”

那主簿覺得這一個文縷縷的年輕人兒，那裏會有這般能耐，能從強盜手裏要回搶去了的人財，這不是開玩笑麼？不禁對他呆呆的儘看著，似乎有懷疑的意思。

邊城道：“先生，你祇要去雇兩隻小船，我自有辦法，可以給你去要回來，你放心便了！”

主簿見他說話，非常誠意，料想不是和他開玩笑；又想他既誇下這樣大口，或許他是個有本領的人，本來人不可以貌相，我何妨試一下。就點了點頭道：“好漢！承你美意，使我多麼感激，讓我去雇船來呀！”說著，就沿了江邊，且行且找，不一回，果然雇來兩隻小船。

邊城自己駕了一隻，在前先行，另外一隻叫主簿坐了，雇一個人搖著，遠遠的跟在後面。他們搖出海口，邊城一路打聽強盜的蹤跡。最後，探得盜船躲在一個港灣內，他就吩咐兩隻船靠在港外，自己離船登岸沿著海灘，躡到盜船旁邊。一看，盜船上挂燈結彩，船艙上更是刀聲霍霍，正在殺豬宰羊，忙著準備酒席；船艙裏嘻嘻哈哈，喊得一片聲響，說什麼“恭喜大哥，今天大喜呀！”和許多吉利話兒。

邊城聽得明白，知道準是盜魁預備要和那主簿的女兒結親了，便大聲嚷道：“喂！裏邊有人麼？”

強盜們正在熱鬧的當兒，聽得有人叫喊，就有一個強盜跑出來，問道：“喂！你是那裏來的不識相的混小子，擅敢在此高聲叫喊？”

邊城陪著小心道：“請大爺息怒！我是久仰這裏大王威名，特來投奔，請求收留的，敢請通報一聲！”

這個強盜聽得他是來入夥的，就進去回明盜魁。盜魁吩咐把他帶進艙來，強盜奉命，立刻回出艙外，招呼邊城上了船，跟他進艙。

邊城進得艙來，看見居中坐著一個強盜，粗眼濃眉，滿臉橫肉，穿著一身簇新衣裳，料想就是準備著今天做新郎的盜魁了，便深深唱了一個大喏，說明投奔之意。盜魁看他這樣矮小文弱，不禁笑道：“看你這個小小傢伙，有何本領，怎幹得來我們這打家劫舍的買賣？”

邊城道：“大王容稟，小的生就身材矮小，但是十八件兵器，無一不能，大王不信，儘可一試！”

盜魁道：“也好！”回頭對小強盜道：“把我那柄大釘鈹抬來！”

一會兒，兩個小強盜抬出一柄看起來足有一百多斤的大釘鈹，盜魁指著道：“你就耍一下給我看罷！”

邊城取過釘鈹，跳到船頭上；盜魁和衆強盜也走出船艙站

立船頭四周，圍成一個圈子。邊城就在圈子裏面，舞動起那柄鈇，但見他上遮，下蓋，左砍，右挑，真耍得出神入化。衆強盜看得個個眼花，人人咋舌。

說時遲，那時快，邊城突然地跳前一步，覷準盜魁頭頂，猛然一鈇，祇聽得哎呀一聲，那盜魁一個倒栽葱，跌入水中死了。衆強盜見那情形不對，紛紛喊道：“反了！反了！”正想上前抓他，給他隨手打翻了幾個，其餘的便跳水逃命不迭。

邊城趕入後艙，找到了主簿的妻、女、僕、婢，告訴了他們一切經過情形，一面就一同搜出了劫去的行李、財、物，放火燒了盜船，帶他們去見主簿。他們夫妻、父女、主僕、相會，自有一番歡喜不必細表。

且說兩隻船仍舊搖回江邊登岸，主簿感激邊城救他一家的



圖八 排難解紛原是我們應做的事



大恩，取出一大包金銀，送給邊城做酬”。

邊城不肯收受，道：“排難解紛，原是我們應做的事，如果助人而受人的酬報，那變做商賈買賣的事了，這是我所不願做的。”說著，頭也不回，揚長而去。

主簿沒法，祇有望空叩謝一番，領了妻女，登程回鄉去了。

#### 第四節 竊取天的功績

春秋時，晉國的國君文公，是個英明之主。他姓姬，名重耳，獻公的次子，狐姬所生。獻公寵愛驪姬，聽信驪姬的讒言，殺太子申生，而要立她親生的兒子奚齊做太子，並驅逐重耳等諸公子。重耳祇得出奔國外，東飄西蕩，過流浪的生涯；當時跟著他一同亡命在外的，有狐偃，趙衰，先軫等好幾個人。

這些跟著重耳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是一心一德的盡力幫助著重耳解難除困；同時，還殫精竭慮的籌謀歸國的策略，真是吃盡了百般痛楚，嘗盡了千種辛酸，歷遍了萬里崎嶇！

且說內中有一個叫做介之推的，也是跟著重耳出亡的從臣之一，重耳得他的幫助，不在少數，他的一片丹心，大有奮不顧身之概。現在別的不講，單講有一回，他們的一夥兒逃到了曹國，在野外絕了糧食，沒有東西吃，重耳餓極了。介之推竟發了個狠。咬緊牙齒，拔出利刃，割下自己的股肉，做成一碗羹湯，餵

給重耳吃。他那種捨己助人的精神，即此一端，可見一斑了。

重耳流亡至十九年之久，才得歸國，平靖內亂，即晉君之位。論功行賞，這些跟著他在國外逃難的人，自然少不得一個個都加官封爵，獨介之推退讓不居功，而重耳也遺忘了他，沒有給他甚麼賞賜。

介之推的親友們，覺得這件事太不公平，替他叫屈，都慫恿著他親自去和重耳陳述自己的功績。

介之推坦然地道：“那何必多此一舉呢？”

衆人道：“可是你的確給予他的助力不少，他如今論功行賞，沒有你的份兒，怎可不表白一下？否則，未免太埋沒了你的一番功績！”

介之推道：“你們的話錯了。我有什麼功績呢？你們該知道，蒼天不絕我晉國，自然終會有國君的；可是獻公有九個兒子，如今祇剩他一個了，晉國的國君除了他還有誰可以做呢？所以他今日得以歸國即位，實在由於天意如此，而大家偏要居為自己的功績，不是大大的錯誤麼？竊取他人的金錢，還要被人稱做盜賊，何況竊取天的功績呢？這是萬萬要不得的！”說著，微微一笑，終究他沒有向重耳去提過自己的功績。

不久，介之推便奉了他的老母，入綿山隱居去了。有人却寫了一張沒頭書，貼在重耳的宮門上道：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還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野中。”



圖九 怎能竊取天的功績呢

這個沒頭書就是替介之推叫屈，說重耳不該忘了他流亡在外時相助之功。龍是指的重耳；蛇是指的那些跟他的人。無非是要讓重耳看到了這張沒頭書，會想到介之推罷了。

果然，後來重耳看到了，他豈有不明書中的意思，自然就想到了介之推的功績，深恨自己太粗心了，竟會遺忘了他。因歎道：“這是我的不是！”趕緊使人找尋他，那知在絳山前後左右，遍處訪尋，竟不可得。

後來，有人貢獻了一個意見給重耳說：“假使把絳山四面放起火來，他見火燒來，要逃性命，自然出來了。”重耳一聽這話，

想想倒也說得有幾分道理，便吩咐放火燒山。但是，這位助人不居功的介之推，始終沒有見他出來！

說來可憐，等到火熄之後，再到山裏一找，却發見他老先生和他的母親在深谷之中抱著樹一塊兒燒死了！這到底還是他不肯出來，情願燒死在山裏呢；還是他要逃出來，找不到出路，燒死在裏頭的呢？那可不知道了。

重耳聽得了介之推已經燒死，深為懊喪，惋惜得了不得，但是人死豈能復活，祇得把緜山改稱做介山，來紀念他。

## 第四章 仁愛

### 規律原文

四. 仁愛 待親戚，朋友須親愛，待衆人須和善，對無害於人之生物須愛護。

這一條條文再明白沒有了，可列表如下：

仁愛	1. 待	{ 親戚 }	..... 親愛
		{ 朋友 }	
	2. 待衆人.....和善		
	3. 對無害於人之生物.....愛護		

大凡一個人除對國家須盡忠，對父母應盡孝，已經在第二條規律

裏講過以外，大約其他所接觸到的人物，也就不外親戚、朋友、衆人，和生物等幾種了，這條規律就把對待這些人物應持的態度，告訴給我們了。

## 第一節 已經知道了

隋朝牛弘，生性寬厚，待人和善，他有一個弟弟牛弼，尤爲親愛。他們的父母已逝世，牛弘已經娶妻生子，牛弼年紀還小，沒有娶妻，就和哥哥住在一塊兒。

牛弘親自教弟弟讀書，不厭不倦，諄諄教誨，循循誘導；弟弟不肯用功，或做錯了事，他終是委婉曲折，百般譬解的勸戒，他從沒有對他疾言厲色，紅面赤頸的動火生氣。弟弟的衣食住行，他也無時無處不加以注意，噓寒問暖，無微不至。要是弟弟有了病，更是著急的了不得，請醫生哩，煎藥哩，招料看護，每至廢寢忘食。弟弟有什麼不快活的事，或者心裏感受到什麼苦悶，他便千方百計的用些好言溫語來安慰他，並且想出些他喜歡做或者玩的事，給他解悶消遣，非引他快活樂意了不止。

總之，牛弘的愛護弟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無以復加的了。

某年春季的某天，牛弼一時高興，邀了幾個要好朋友，出城去做踏青之舉。那天是好一個陽春天氣，春光這般明媚，春風這般和煦，春景這般艷麗，他們在野外登了青山，涉了綠水，飽餐了

無限春色，真是樂意極了！



圖一〇 牛弘教弟讀書循循善誘

他們玩到了意興闌珊，才安步當車的踱進城來。那時，大家都已覺得很疲倦了，於是又走上一家酒樓，歇歇腳，乘便喝幾杯酒，藉此恢復身體上的疲勞。

他們都是年輕人，一時高興，猜拳行令，不免多喝了幾杯，直喝到既醉且飽，才付了鈔，搖搖擺擺，各自東西，分道回家。

再說牛弼，那天喝得已經醺醺微醉，到得家裏，走入書房，原想取出書本，閱讀一番，無奈勉強坐下，終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坐不穩定。偶然的抬起頭，瞥見牆上挂的那張弓，不禁想起此時既坐不穩定，何妨去射一回箭頑頑。

主意打定，便霍的站起身來，離了書案，踱到牆邊，取下弓，卸去弓衣，再從壺中抽出幾枝箭桿，背弓，插箭，走出書房，直奔後園而去。

牛弼進入後園，射了一回靶，覺得也沒有多大興緻。正待回轉書房，忽然聽得一聲牛鳴，矚目四眺，才知是他哥哥那頭駕車的牛，在前面牛棚中引頸長號。也是它活該側霉，牛弼一時性起，罵道：“畜生，鬧什麼？看我的箭罷！”說著，抽出一枝箭桿，搭上弓弦，拉滿弓，覷準那頭牛，蹾的一響，嘴裏喝聲“著”，祇見那枝箭已離弦，如飛的一般射去，不偏不斜，恰恰射中那牛的咽喉。它頓時間猛地一跳，跌倒地上，滾了幾滾，再也動彈不得，四足一挺，便一命嗚呼死了。

牛弼本來是射來頑的，那裏想要它的命，如今看見已經射死，知道闖下禍事來了，不覺酒倒嚇醒了一半，心下明白，後悔莫及。便沒精打采，悶悶的仍舊回到書房，挂好弓，插好箭，書也無心去讀，逕躲入臥房，倒身床上，酣然入睡。

牛弘的妻子知道那回事，不覺勃然大怒，覺得這都是她丈夫平日太寵愛小叔子，以致他這般任性妄為，好端端會把一頭駕車的牛都射死，便嘮嘮叨叨，吵嚷了一陣。

一會兒，牛弘從外面回到家裏來了，還沒坐定身子，他的妻子已經趕來，氣呼呼的嚷道：“你看，小叔子給你寵得還成個什麼

樣兒！小孩子家不警戒警戒他，胆子越來越大，什麼壞事不敢做！哼！今天不知爲什麼，尋事尋到畜生身上去了，無緣無故把你那頭駕車的牛活活射死，你看，怎麼辦呢？”

牛弘聽了，不慌不忙的道：“做牛脯，不好麼？”說著，緩步徐行，走至案前，整衣入座，隨手取過一本書，翻開來，攤在案上。



圖一一 做牛脯不好麼

那時他的妻子跟在他背後，原想等待他發落這件事，如今站在案前，看見他毫不介意，祇管翻書閱讀，再也忍耐不住，不禁緊緊催逼道：“小叔子無端把牛射死，不是怪事麼？你看，到底怎麼辦才好呢？”

牛弘點點頭道：“我已經知道了。”依然面不改色，神情自若，自管讀他的書。他的妻子再要說話時，他書聲已起，無從插嘴，祇得決快而退。



## 第二節 我情願代替他死

荀巨伯，漢朝許州人氏，他有一個要好朋友，住在北邊，離著許州很遠。他們每隔幾時不見面，不是巨伯到他朋友那裏去探望，就是他朋友到巨伯家裏去相會，藉以解除彼此兩地相思之苦。他們每次會面後，總得痛痛快快暢敘一下，住上兩三月，才珍重話別。他們的友誼，可稱莫逆了！

有一次，巨伯因為和他那朋友分別了好久，實在想念不過了，所以決定又要去探望他。可是那時北方的匈奴，鬧得很厲害，時常到中國邊疆來攻城奪地，東竄，西突，騷擾得北方一帶，雞犬不寧，所以這次巨伯要動身往北邊時，家裏的人都阻止他，勸他不要去的好。

巨伯不肯道：“我的老朋友闊別已久，能不令我想念麼？況且正為這兩年來匈奴鬧得這般厲害，老朋友究竟平安不平安，有沒有受過驚嚇，更應該去慰問慰問才是呢。”

雖然家裏的人再三勸他，但是阻擋不住，他收拾了一肩行李，竟自北上去了。

巨伯一路朝行夜宿，旅中景況，不必細表。且說那天來到他朋友所住的城中，果然因為連年匪禍不絕，祇見那裏商市蕭條，行人稀少，冷冷清清的遠不及從前那般的熱鬧。

巨伯到得他朋友家裏，却巧朋友患病在床，家裏除了一個服事他的老蒼頭以外，沒有他人陪伴，更顯得十分淒涼沈寂。

他們久別重逢，相見之下，自有一番說不出的歡喜，兩下談談說說，非常高興，那朋友也頓覺精神陡增，爽快了不少。當夜，他們便同室而臥，好不開懷。

第二天，巨伯問起近來匈奴擾亂的情形，他朋友道：“可不是麼？賊勢一天猖獗一天，一個月裏不得半個月安靜，今天一個警報，明天一個謠言，有時往東村擄掠，有時上西鄉打劫，有時圍困城池，老百姓們逃命不遑，那裏還有安居樂業的分兒？所以如今富有之家早已搬得一乾二淨，婦女兒童也都逃到別處去避難，十室九空，所剩的祇是些年輕壯丁，留著看家罷了。還有沒錢逃難的人，也祇得在家裏等死。前月裏那匈奴才圍過一回城，結果，聽說北鄉的幾個村莊又被他們洗劫而去。唉！這種樣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過一天安意日子呢？”

巨伯道：“既然這樣，你也是早早離開這裏才是啊！”

他的朋友道：“話果不錯，可是一則我手頭少錢，無論逃到那裏，總得要吃飯過日子，二則我近來多病，吃不起路途跋涉的苦，所以就這樣一天一天的耽擱下來哩。”

巨伯道：“我們既是至好朋友，彼此有無相通，患難相共，等你病好些，就請你到我家裏去住，朝夕聚首，不很好麼？”

他的朋友道：“承你的厚意，非常感激，自當遵命，不過且等我身體復了原，那時看情形再說罷。”

巨伯知道他如今身體還動彈不得，也同意道：“好！過一會兒再說罷。”就決定自己住在那裏和他作伴。

過了幾天，匈奴又有攻城的消息，並且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城裏的人逃的逃，躲的躲，簡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的朋友對他道：“巨伯，這一回風聲這般緊，怕真有些危險哩！你趕快走罷。”

巨伯道：“你呢？”

朋友道：“我病得這樣，還能逃麼？自然祇得生死由命，等著看罷！”

巨伯道：“你一個人留著，怎麼辦？還是我來陪你，好在匈奴來不來還是不定，況且即使他們來，我也不怕的。”

朋友道：“我不能跑，如果有三長兩短，也是我命該如此；你好好的會逃，會跑，還不早走，等待何時，請快走！快走！”

巨伯道：“眼看你一個病人丟在這裏，叫我心裏怎生過意得去呢？”

朋友道：“你巴巴的打從老遠來探望我，因我病而不忍離去，萬一賊來，遭遇了什麼意外，叫我心裏也怎生過意得去呢？”

巨伯道：“我打從老遠來探望你，適遇賊來，如果丟了你不

管，祇管自己逃命；這分明是背義求生，還成什麼話呢？背義求生的事，豈是我荀巨伯肯做的呢？”

朋友再也拗不過他的意思，他竟抱定主見，不肯走，天天陪著他朋友，談天說地，倒也不覺寂寞。光陰如箭，好多天就在詭譎紛紜的當中過去了。

一天，匈奴真的兵臨城下，把城圍困起來了。雖然城裏的壯丁更番守城，可是漸漸的支不住了。城牆繼續不斷的一處處塌陷，雖然隨塌隨修，但是修不勝修，補不勝補，又沒有救兵，守城的兵又是人困馬乏，孤城難守，看看早晚是終要失陷了。

巨伯每日出外，探聽消息，這種情形，都已得知，但是回到家裏，他朋友問他時，他終多方安慰，祇說：“賊勢漸衰，怕不致有多大危險了，你儘管放心靜養好了！”

有一天，城是破了，賊兵蜂擁進來，殺聲震天；巨伯和他朋友聽見了，當然知道賊兵已經入城。他朋友急道：“巨伯，如今賊已進城，你趕快想法躲避才是，請你再也不要留戀在這兒了！”

巨伯依然堅決不肯離開，祇叫老蒼頭自去藏躲。不多時，一陣喧闐之聲，來至門外，接著一疊連聲的打門，如排山倒海一般。不消數分鐘，門已打破，一羣賊兵就衝進屋來。

賊兵看見有人，便呼喝道：“呔！快些把你們的錢財自己交出，免得我們動手！”說著，正待上前抓他們。

巨伯趕緊用身子遮護著他的朋友，喊道：“你們千萬不要難爲他，因爲他的病很重，可憐再也受驚不起的了！”

賊兵道：“那麼你是誰？爲什麼不逃避呢？”

巨伯道：“我是他的朋友，從遠處來探望他的，因爲他病很重，又沒有人服事，所以留在這裏陪伴他。”

賊兵道：“他是作客的人，當然不會有什麼錢的，我們祇問床上的那老頭兒要錢。”說著，又哄上前來，要抓巨伯的朋友。

巨伯大聲叫道：“且慢動手！他病害得這樣重，連吃藥的錢也沒有；家徒四壁，連一樣完整的傢具都沒有，可稱是貧病交迫，那裏會有什麼錢呢？你們就是逼死他，也沒有用的。”



圖一二 我願代他死，你萬萬不要難爲這個病人。

賊兵喝道：“你還不讓開，我們就先砍了你再說，放明白些，趕快滾過一邊去，不要自己尋死！”

巨伯挺身引頸而前道：“你們如果要害他，便殺我好了！我情願代他的死，但是你們萬萬不要難爲這樣一個病得快要死的可憐人兒！”

賊兵聽見巨伯慷慨激昂的話，不覺大大的感動，自慚地道：“這個人好有義氣！爲著愛護朋友，不顧自己的生死。我們殺人放火，打劫擄掠，原都是無義的人，無義的人怎生可以害有義的人？不要難爲他們，走罷！走罷！”

說罷，竟一個個垂頭喪氣，羞慚萬分的退出屋子去了。並且不但沒有搶他們一家，連別家也都秋毫無犯，一城竟因此都獲安全。

### 第三節 不必介意

漢劉寬，性寬厚，待人接物，溫和仁慈，多行恕道，雖在倉卒之間，也從來沒有過疾言厲色。他曾任南陽太守，行政治事，絕對不用嚴法酷刑，一本寬大爲懷；不論官吏人民有犯罪的，終是和顏悅色的用善言勸戒，卽或不得意而要責打，也僅用薄葉鞭背，以示懲罰罷了。南陽吏民受了他人格的感召，上和下睦，訟訟漸息；盜賊斂跡，去邪歸正。所以一時政清刑簡，官廉民安，大

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

後來，劉寬入京，進太尉之職。一天黎明時分，劉寬已起身，盥漱完畢，朝衣朝冠，穿得齊齊整整的在堂前秉燭端坐，正待著進過早餐，朝見君王。

早餐準備好了，婢僕們把菜肴一樣樣的端入室中，不料一個小丫頭捧了一碗沸熱的肉羹，才走到劉寬身邊，因為太燙的緣故，竟失手跌落了！事出湊巧，一碗肉羹，一起倒翻在劉寬身上，把一身簇新的朝衣，弄得油污淋漓，不成樣子，那隻碗不消說打成粉碎了。



圖一三 你的手燙傷沒有

小丫頭看著這般情形，自然慌張得不得了，連忙蹲下身子，

誠惶誠恐的用著一雙戰抖的手，去拂拭朝衣上的油污。劉寬這時該怎樣的發怒生氣，但是不，他並不發怒，而且神色一點不變，鎮靜異常，很和善的對她道：“肉羹這樣的燙，你用手拂拭，不會燙爛你的手麼 趕快停手罷！”說著，站起身來，慢慢的把那油污的朝衣卸下，一面踱入內房，重新換上一套朝衣，然後出來，照舊吃過早餐，上朝去了。

還有一回，劉寬駕了牛車出門，忽然在路上遇到一個人，跑上前來，拉住了那駕車的牛，週身端相一會，高聲喊道：“噲！對哩！我的牛在這裏了！趕快還我便罷，否則莫怪我不客氣，和你去見官！”當時，劉寬一些兒摸不著頭腦，簡直不曉得這是什麼一回事，便問那人，是什麼原因要他的牛。

那人道：“我家有一頭牛，幾天前不見了，我找來找去，找了幾天，沒有找到，誰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今天剛剛看見你車子行過，遠遠望見這頭牛，很像我那失去了的牛，連忙跑過來，仔細一看，果然不錯。你偷了我的牛，心裏自然明白，還要裝什麼腔，推做不知，難道你還想抵賴嗎？”

劉寬這才知道那人失了一頭牛，誤認他駕車的牛，當做他失去的牛，因道：“你可曾看清楚了沒有？”

那人道：“我自己的牛還會看錯麼？這牛分明是我的，你要不還我，我和你打官司去！”



劉寬道：“好！你既看清楚了，那末你就取去便了。”說著，竟跳下車來，吩咐車夫把牛解下，交給那人帶去。

車夫好生納悶，明明是主人的牛，駕着車已經多年了，這個人冒冒失失的來硬認做他自己的牛，怎麼主人絕不分辯，糊裏糊塗就讓他帶去，心裏老大不服氣。但是礙着主人的命令，況且知道主人的脾氣，不喜和人爭論，也就祇得忍氣吞聲的解下牛來，交給那人。

那人聽見劉寬應允把牛交給他，益發以為的確是劉寬偷了他的牛，所以自知理屈，甘願把牛還他，於是很露着輕視的態度，還說了不少諷刺譏笑的話兒，一面得意洋洋的牽牛而去。

但是劉寬好像沒有聽見，看見一般，祇管安步當車的走他的路，神色依然如故，車子卻令車夫拖了送回家去。

過了幾天，那個人忽然又牽了牛，跑到劉寬家裏來。見了劉寬，雙腿跪下，叩頭道：“小人該死！有眼不識泰山，先前多多冒昧，今天特來請罪，萬望寬恕！”

這一下，又弄得劉寬如墮五里霧中一般，莫名其妙，急急詢問他的緣故。

那人道：“我家不見的牛，已經找到了。原來前天你給我帶去的那頭牛，不是我家之物，那天實在是我錯認了，因為我家失去的牛，毛色和你家駕車的牛一般無二，致有此誤。總怪我粗魯

不是，如今特地把你家的牛送來，請你收還！並請原諒我冒昧之罪！”說着，又叩頭不止。



圖一四 事出無心，請你不必介意。

劉寬連忙扶起他，很和氣道：“原來如此。兩頭牛的毛色相像，那也無怪你要誤認；事出無心，何罪之有，請你不必介意！”

那人見劉寬這樣待他，益發覺得羞慚，再三稱謝道歉。劉寬卻竭力安慰了他一陣，並且道：“謝謝你！特地把牛送回來。你回去罷！”還親自送他出門。

劉寬的行事，大都如此，所以鄰里鄉黨，凡是認識他的人，沒一個不稱他待人的和善寬恕，輿論欽服。

#### 第四節 隨你媽媽去罷

春秋時，魯國大夫孟孫氏，家裏有一個侍臣叫做秦西巴，有

一天隨着孟孫氏出去打獵。

孟孫氏很高興的帶領衆家丁人等，在山林裏往來兜抄，尋找野獸，半天功夫，不過獵得了些兔子，野雞等類小動物，未免有些不滿意。

一回兒，孟孫氏正在追趕一只兔子，叢草之中，忽地裏有一只小鹿兒受驚跳出，向山坡下竄去。孟孫瞥見，喜出望外，丟了兔子，立刻指揮衆家丁，四面圍攏來追捕。家丁們奉命，一聲呼喝，聲震山谷，早把這隻小鹿兒嚇慌了，一陣亂跑，已經筋疲力盡，祇在荆棘叢中打旋。

孟孫拉開弓，覷得準切，一彈子打去，正中在小鹿兒腿蓋上。它受着痛，撲的跌倒在山坡之下，衆家丁一哄而上，生擒活捉，獻到孟孫面前。

孟孫見那隻小鹿兒，毛色光潤，斑紋點點，美麗非常，不過露着觳觫之態，惶恐不堪。孟孫很是歡喜，撫摩着它的背脊，前額，下頷，逗引着頑，並且檢視他的腿膝，看見祇受了些微傷，沒有多大關係。他就叫秦西巴前來，把那隻小鹿兒交給他，令他坐車帶回去；並且吩咐他到了家裏，好好給他敷些創藥，包紮妥貼，一面馬上饜些東西它吃。

孟孫交代明白，看看時候尚早，依然再去打獵。且說秦西巴見那小鹿兒好玩，當真輕輕地擁抱着它，按摩撫弄歡喜非凡，一

面即驅車而回。

可是在西巴車子行不多時，後面來了一隻母鹿，跟着車子緊緊地追趕，並且還高聲長鳴。起先西巴沒有注意，後來看見它老是跟着，不休不息，車子行得快，它也走得快些；車子行得慢，它也走得慢些；車子停了，它也站在車後，對車子望着，叫着。西巴在車子裏揚鞭趕它，它也不去，怪可憐樣兒的。西巴突然想着，這隻母鹿或許是他抱在懷裏那小鹿兒的母親，它是捨不得兒子被人捉去，所以趕來想要救護的；它對着我這般悲鳴不息，也許在哀求我釋放它的兒子罷！



圖一五 西巴想這母鹿或許捨不得他的孩子罷

西巴想到這裏，覺得心中老大不忍，如果我們的兒子，被人強搶了去，該怎樣悲痛！他越想越覺得不應該，所以便抱了小鹿

兒下車，送到母鹿面前。母鹿見了，也顧不得自己會不會被人捉去，竟不躲避，立刻迎上前來，對小鹿兒又像悲，又像喜的叫了兩聲，在它臉上，身上，嗅了幾嗅，俯下頭去給它舐舐膝蓋上的傷口，更仰起頭來向西巴看看，好像是說“你果然應許我帶它回去了麼。”那小鹿兒更緊緊的靠在母鹿身邊，像稚子依偎在母親的懷裏一樣。

西巴知道他的料想是不錯的，這隻母鹿的確是小鹿兒的母親，它跟來的確是要想救護它的孩子，所以決然把小鹿兒給它帶回去，雖然沒有得到孟孫的應許，但是情願停回兒受他的斥責，不願再看着它們母子生離的悲哀。於是他輕輕的拍着小鹿兒的頸項道：“你隨你媽媽去罷！”

西巴說罷，自管回身登車。說也奇怪，它們好像懂他的說話一般，向他又叫了幾聲，母子倆便並肩依偎而行，向原路回去了。但是邊走邊又回頭望望西巴，表示着不勝感謝之意。

西巴看着這種情形，實在覺得非常舒適愉快，逕自駕車而回。等到孟孫獵罷歸來，興匆匆地把西巴找來，問他小鹿兒在那裏，可曾餵養好。

可是西巴搖搖頭道：“我把它釋放回去了。”

當然孟孫要問他的原因，西巴把經過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了孟孫。

孟孫覺得西巴沒有得他的同意，擅自就把它釋放了，太不該應，不禁大怒，立刻把西巴解職逐去。

三個月後，孟孫忽然又特地把西巴請來，很恭敬的招待他，對前次解職那回事，表示十二分的歉意，現在要請他當老師，教他的兒子。

人家看了，很是奇怪，爲什麼一回兒不要西巴，一回兒又這般敬重他，前倨後恭，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有人去問孟孫。

孟孫道：“他對於畜生還這般愛護，對於我的兒子難道會不愛護不成！”人家聽了，這才明白孟孫的意思。

的確，西巴是個宅心仁慈的人，能推愛及於動物，無怪孟孫在盛怒過後，平心靜氣地依然會想念到他。

## 第五章 禮節

### 規律原文

五. 禮節 對人須有禮貌，凡應對進退均應合乎規矩。

社會至爲繁複，上下長幼尊卑的名分，應對進退的法度，必須遵循禮節，然後秩序才能整肅，而社會得賴以安寧。本條條文即包含明名分，循法度兩方面而言，可分晰如下：

1. 對人應持的態度——有禮貌(明名分)

## 2. 對行動應持的態度——合規矩(循法度)

### 第一節 請他判斷一下

商朝到了紂王的時候，荒淫無度，暴虐無道，諸侯畔離，四夷也紛紛內侵，天下大亂。那時，有一個諸侯叫做姬昌，卻很愛民，一時仁聲四播，人民歸心。

且說當時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虞國，一個叫做芮國，兩國本是鄰國，互相接壤。在兩國中間，有一片很肥沃的農田，界址不很明顯，因此兩國都搶着想據為己有，各不相讓，爭持數十年之久，不能解決。

後來，有人提議說：“你們的爭執，自己解決不下，也沒有誰可以給你們排解得開，這樣相持下去，終非道理，當今祇有西伯——姬昌德高望崇，你們何不到他那裏請他給你們判斷一下？”

虞芮兩國的國君，聽他說得有理，一致贊同，都說：“這辦法再好沒有，西伯公正清明，祇要他說一聲這塊田該歸誰管，就歸誰所有，我們決無異言。”兩人同意以後，便立時束裝就道，向着西歧——西伯國境——境內進發。

他們倆，各人以爲自己的理由再充分也沒有，當然西伯一定會把那塊田判斷歸自己的，都覺得十分有把握，挺胸凸肚，趾高氣揚的望前直奔，那種目空一切，驕氣凌人的樣子，叫人看了真

有些難受。

可是說來好笑，他們儘管前進，他們的氣餒儘管銷沈；到後來，他們竟不要見西伯，各各的垂頭喪氣地掉頭回去了。

這不是太可怪了麼？原來其中自有道理：當他們到了西岐地界，起先在野外，見到的都是些種田的農夫，可是這些農夫們大家客客氣氣，一些沒有粗暴鄙野的樣子，各人的田地，四邊都讓出相當的空地，不去耕種，絕對沒有爭執的事情發生。再看看路上走路的人，遇到對面來的人，老遠就互相讓路。這種情形使他們多麼感觸，因此原來盛氣難犯的那股勁兒，無形之中頓時就低落了一大截兒。

後來，他們走進城裏了，在那裏所見的各色人物，更處處表顯着對人有禮貌。他們在街道上，看見男子在左，女子在右，分着兩邊走路，一絲不混雜；年輕的人對老人，尤其恭敬有禮，頭髮花白的老人，如果手裏拿了東西，年輕的人看見了，便會走上前去，請他把東西交給他，替他提挈，送他到了目的地，然後把東西交還他；就是不拿東西的老頭子，年輕人也是多方的給他扶助，護持，十分周到，好像待自己的尊長一般。

最後，他們已經走上了西伯的朝堂，滿朝那些文武官員，益發是謙讓恭敬，彬彬有禮。虞芮兩個國君，眼看着這種情形，各自思忖着：我們爲了一片田地，便會鬧翻臉，爭執不休，甚至不遠



千里的跑到西歧來打官司；誰知他們全國上下朝野的人，竟個個是謙謙君子，我們紅面赤頸的跑來爭短論長，縱使他們不來笑我們，我們自己不要羞死麼？

他們自慚形穢，因此羞惡之心，便油然而生，不好意思再見西伯。相覷着，自責道：“我們是不懂禮貌的小人，怎有面目踏上君子的朝堂呢？回去罷！”

你也這般說，他也這般講，兩個人就懷着十二萬分的羞慚，急忙退出西歧國境，回到本國。各人都情願放棄那塊田，讓給對方；結果，那塊田變成了閑田。他們從此不再爭權奪利，見面時，更謙讓有禮，十分親善。

虞芮兩君，怒髮衝冠，好像懷着不共戴天的仇，非拼個你死我活不肯罷休的樣子，趕往西歧，變成你推我讓，勝似異姓兄弟，可共患難，可同生死的樣子，回到家裏。誰能說他們不是受了西歧人民對人有禮貌的那種美德所感化的呢？

## 第二節 事事不苟

孔子名丘，字仲尼，孔子是他人對他的尊稱。他生了不久，父親就去世，自幼由母親教養成長。

他幼年時候，不歡喜做頑皮吵鬧的事，常常排列起祭祀用的俎豆，演習着祭禮做遊戲。他從十五歲起，就立志向學，並且終

身努力，他常這樣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所以人家說孔子是天生的聖人，其實那裏有天生的道理，他並沒有什麼勝過他人之處，不過比別人好學罷了。



圖一六 孔子幼時排列俎豆演習祭禮當作遊戲

孔子的學問淵博，沒有什麼不學，而且沒有固定的老師，凡人有什麼長於他的，就很虛心地向他們去請教，不管老輩也好，小輩也好，甚至於婦人小子也都好。相傳孔子曾經問禮於老聃，問官於萋子，學琴於師襄。

孔子又是個熱情救世的仁人，見到當時禮樂破壞，秩序紊亂，社會不寧，非常痛心，所以他一生栖栖皇皇，東奔西走，周遊列國，想行自己的道來挽救天下。可是各國都不能信用，孔子卻並不灰心，仍舊抱着“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苦幹硬幹精神，努力不息。

再說，孔子爲人，頂講禮節，凡應對進退，處處都合規矩，因所對的人和所在的地方，而所持的態度有所不同，以求合乎禮儀。他在鄉黨裏，溫恭得像不會說話的樣子，因爲鄉黨是父兄宗族所在的地方，所以要這般謙卑遜順。他在宗廟朝廷之上，卻又言論暢達，但很謹慎，因爲宗廟是禮法的所在，朝廷是政事的所出，所以說話不能不詳盡明辯，但又不可太放肆。

孔子上朝時和下大夫說話應對，剛直爽利，和上大夫說話應對，和悅而不阿諛，至於在君王面前那就恭敬不寧，威儀中適。進公門，鞠躬而入，表示敬恭戒慎的意思；站立不在門口的當中，走路不踐踏門限；入朝升堂時，兩手提衣服的下縫，使離地少許，而後前進，恐怕腳踏了衣角，而傾跌失容。

關於這些事情，說不勝說，總之：他老先生應對進退，事事毫不苟且；衣食住行，樣樣遵守禮制。不穿不合式的衣服，不吃不合味的食物，在家閑居不因沒有旁人而放縱，出門時更保持適當的禮貌，——非禮勿言，非禮勿行。

至於他人有不合禮的事情對待他，他也決不隨便接受。那一年，他在魯國做大司寇——管刑罰的最高級的官，魯定公和齊景公相約，在夾谷地方會盟，原來齊魯兩國，係屬貼鄰，時常爲了邊界的事情，發生爭端，這次會盟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魯定公派了孔子爲這次會盟的相禮，跟着同往。

齊景公出發之前，一個臣子犁鉏向齊景公獻計道：“如今魯國用孔丘爲這次會盟的相禮，他這人雖然知道禮節，但是沒有武勇，我們如果用武力去劫持魯君，必能得志。”齊景公聽了他的話，就預備帶了萊人去演奏樂舞；因爲萊人的樂舞，是用着旄、旒、羽、祊、矛、戟、劍、撥等武器的，可以在會盟時借着樂舞，把魯定公扣住要挾，這計策原是很惡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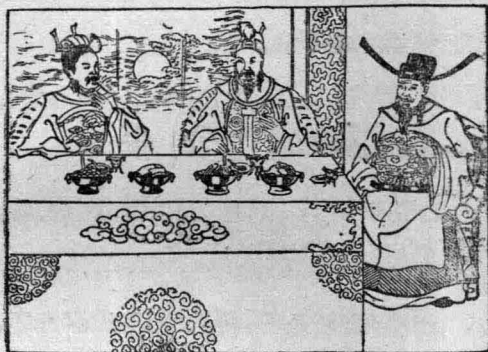
且說魯定公那邊，在出發前，這位孔老先生也是碩謀遠慮，想得非常周到，他誠恐齊國那邊要行使什麼詭計，所以也對定公道：“有文事的必有武備，有武備的必有文事，古來諸侯出境，照例都要帶着官員兵隊同行，以備不測。”定公聽他說得有理，就叫他帶着相當兵隊隨行。

到了夾谷，兩君相見的時候，齊景公果然就依着原來的計畫，叫萊人上來演奏樂舞。孔子一看這種情形，就明白了他們的詭計，使用禮法來責備景公道：“兩國諸侯，在此會盟，爲的是和好起見，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禮節；爲什麼要用這種不合禮制的夷狄的樂舞呢？”

孔子這樣據禮抗議，原是理直氣壯，而齊景公卻理曲心虛，好生慚愧，況且看見魯國也有準備，明知縱然動手，也未見得一定能夠成功，祇得見風落蓬，吩咐撤去樂舞。

不過以後齊國仍舊接連用了多次外交小手段，孔子總用嚴

正的禮法來對付他們；齊國也無從施展它的狡計，到底還把從前侵占的土地一起奉還，這是孔子在外交上以禮屈服敵國的一件大事。



圖一七 兩國合盟爲什麼要用不合禮的樂舞

還有一件大事，值得紀述的：孔子爲魯相，鑒於魯大夫的專橫，他們都有自己的私邑，建築着堅固的城垣，設立着險要的堡寨，這種舉動是不合規矩的，並且因此擁兵自衛，憑險作叛，要使國家的事情，層見疊出，國家無法去管理他們。孔子主張要廢去這種私邑，而首先從最有勢力的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做起。

孔子以禮勸導他們，結果：季孫氏答應了，把他的私邑費的堡寨廢去，叔孫氏也服從了，他的私邑郈也被廢去，孟孫氏本來也肯把私邑成的堡寨廢去，但他後來聽了家臣公歛處父的挑撥，不肯實行，魯定公派兵去包圍成，反打了敗仗，終是孔子的主張沒有能貫徹到底。不久，他因爲政策不行，不得不離開魯國。

不過，我們不可以成敗論人，從這些事情看來，可見孔子的爲人，祇知道遵守禮法，任何行動，都要合乎規矩，不合規矩事，不但自己是不做，而且盡力的要使得他人也糾正了而後止，至於個人的得失，那倒滿不在乎的。

## 第六章 公平

### 規律原文

六、公平 明事理，辯是非，待人公正，處事和平。

大凡一個人必須要事理辯得清楚，是非認得明白，然後待人處事才會得公正和平；假如連事理是非都沒有辯認得清楚明白，雖然居心要想待人處事公正和平，也無從做得到。但是事理是非要辯認清楚明白，應該先有相當的才識和修養，及精細的審察和辯理，才不致曲直顛倒，指鹿爲馬；待人處事要能夠公正和平，應該先能存心無私，根據事理是非對付當前的人和事，才不致昧良作事，明知故犯。所以本條條文的規定，就是昭示着我們：

}	公平	{	1. 對內在的修養……要達到	{	明事理	}	的境域
				{	辯是非		
			2. 對行爲的表現……要做到	{	待人公正	}	的地步
				{	處事和平		

## 第一節 敵不過他的正論

明朝薛瑄，河南人氏，十二歲便能執筆做詩賦文章，大家都稱他有文學的天才，可是他後來覺得研究詩賦文章這類東西往往會流於空談，就改變宗旨，丟開詩文不做，轉而注力研究立身行事的道理，結果立下了他明事理辯是非的基礎。

他常常說：“我們做事，最要認清楚事理，辯明白是非；是的就應該不辭艱苦，不懼畏脅的做去，非的就應該立即回頭。”

後來，薛瑄成進士，出任山東提學使，訓導士子，整頓學風，一時羣情翕服，大家都稱他“薛夫子”；人家聽見提到“薛夫子”，就會肅然起敬。

薛瑄有一個同鄉，叫做王振，在宮中爲司禮監，狡黠專權，獨攬朝政，威福刑賞，惟意所欲，真是勢燄炙手，連皇帝常以“先生”呼他，而不呼他的名字，公侯助戚，更尊他爲“翁父”，百官等多至屈膝相見。不過王振因爲薛瑄聲名隆盛，衆望所孚，倒一心要籠絡他，所以薦他爲大理寺丞，一面使人示意於他，叫他去一見，藉以增高自己的身價。

薛瑄憤然不悅道：“這成什麼話呢！我受的是朝廷官爵，要叫我向私人謝恩，是萬萬做不到的。”畢竟沒有去睬王振，王振也無可奈何他。



圖一八 我受的是朝廷官爵，要我向私人謝恩是萬萬做不到的。

一天，薛瑄和衆公卿在東閣議事，王振剛巧走來，許多人一見他到，立刻一哄離座，趨前行禮，獨薛瑄端坐不動。王振知道他皮氣古怪，反搭趣着上前招呼，作揖致敬，薛瑄也不答禮。當時，公卿們都替他捏着一把汗，他卻泰然不以爲意，而王振也祇能懷恨在心，敢怒不敢言。

恰恰有一回，王振的姪子要強娶一個寡婦，寡婦不從，王振的姪子串通了她的家屬，誣控她毒死丈夫，可憐這個貞節的婦人，就在都察院裏糊糊塗塗，屈打成招，定下死罪了！這回事被薛瑄所知，歎道：“這樣的顛倒是非，還成什麼世界呢！我一定要主持公道，給她昭雪。”

果然，經薛瑄的力持正誼，她的冤屈到底平反了。不過這樣一來，卻大大的惱恨了王振，以爲故意和他過不去，他便叫人出面，彈劾薛瑄私受賄賂，故出人罪，以洩怨恨。



一個冤獄經薛瑄的力爭而平反，那知第二個冤獄就加到了平反冤獄的薛瑄身上來了！薛瑄竟被無憑無據的私受賄賂，故出人罪八個字的罪狀，定下了死刑！

到了行刑那天，王振忽然看見自己的一個僕人哭得很悲傷，心中大奇，因問他好端端的爲什麼哭。那僕人悲哀地道：“薛夫子誰不知道是當今第一個正直君子，如今受了冤屈，今天便要行刑，眼見一個好人，就此畢命，沒一個人替他營救，天理何在，因此我悲從中來，忍不住在此流淚。”

王振明知此事原是自己的姪子不好，如今反把他陷害了，聽了僕人的話，不覺捫心自愧，有些感動；恰巧一個兵部侍郎王偉也上書爲薛瑄申救，他就順水推舟，賣了個人情，免了薛瑄一死，不久就釋放出獄。

薛瑄出獄以後，他的朋友勸他，以後不再要和從前那般倔強，薛瑄笑道：“我並不是無理的蠻幹，我祇知道替國家辯是非，明曲直，對於自己的生死，早已置諸度外，還怕什麼呢。”所以他經此一番以後，還是不變初衷。

等到後來，他再起用爲大理寺卿時，有一件富豪殺人案，歷任官吏，懼於富豪的權勢，不敢依法治理，以致久懸不決。他一到任，發現了這案，慨然道：“國家的典章是無私的，現在是非既已明白，就應該依法處置，豈可因畏懼權勢，而使冤沈海底？”立

即拘捕富豪到案，明正典刑，一時人心大快。

又有一次，蘇州大荒年，田中顆粒無收，貧民沒有米吃，而富家居奇囤積，於是激起了貧民的反動，聚眾搶奪富家囤米，地方官鎮懾不下，急奏入朝。內閣派大兵彈壓，捕獲貧民無數，判處死刑的二百餘人，釀成了駭人聽聞的大獄。薛瑄極力反對道：“民無食不生，他們因為沒有米，才挺而出此，雖屬罪有應得，但也情有可原，無論如何，決不致於死罪。”力爭非減刑不可，大家敵不過他的正論，終於服從了他的主張，免去了這輩貧民的死刑。

後來他年紀老了，才告老回鄉，但是在家鄉，依舊本着他的“明事理辯是非”的主張，修己教人，一貫到底，至死不變。

## 第二節 一隻杯子擗成粉碎

唐劉仁軌，少貧好學，及為官，剛直公正，不避權貴。那時，李義府在朝，極有權勢，和仁軌不睦，時時想設法中傷他。

有一次，仁軌奉命運糧，乘船由海道入京，不料在中途，忽遇暴風，波浪大作，勢如排山倒海，一時許多運糧的船隻，打翻的打翻，撞壞的撞壞，飄散的飄散，紛亂不堪。仁軌親自冒着風浪，督率船夫水手，奮力搶救，並且指揮躲入附近海港避風；可是實在風勢太猛，救護困難，而且船隻衆多，顧此失彼，招呼不易。

等到暴風過後，一查船隻，三停中倒損失了兩停，就是剩下的一停，也是檣折櫓斷，非大加修理，不能行駛。仁軌見事已如此，祇得連夜將經過情形，據實飛報上司，並自請處分，聽候查辦。

這時他的冤家李義府聽得，自然樂不可言，因為他一直要找尋仁軌的錯處，無奈他作官公正廉明，無隙可乘，如今既出了這樣一個大亂子，正好借題發揮，假公濟私，問他一個重重的罪名，以洩胸中的恨。

義府打定主義，便派了一個心腹屬官袁異式去審問這件案子。臨行前，叮囑他道：“你能辦事，勿愁沒官做！”這兩句話的意思，分明在暗示異式，如果他能把這件事做得合他的意思，他會給他陞官發財的。

異式焉有不明義府的意思，不過他和仁軌也是相識，又不願意得罪仁軌，所以雖然義府這樣囑咐他，但是他到了出事地點，卻暗暗去知照仁軌道：“這件事你得趕速派人入京疏通才是，否則誠恐於你不利，那我也無能為力的啊！”

仁軌是個正直的人，那裏肯做這種納賄行賂，私通簡節的勾當，便笑謝道：“承你好意關切，毋任感激！惟仁軌當官失職，國家有一定的刑法，你依法定罪，我死而無怨，何用疏通；如果心存私見，幸災樂禍，故意陷害，以快讎人的心，那是不甘忍受的！”

異式碰了這個頂子，好生沒趣，心中快快不樂，便故意把仁軌失事情形，鋪張揚厲的覆了上去。仁軌竟因此削職去官，還着他以白衣從軍，發往邊疆，戴罪立功。這樣終算如了義府的私願，而異式的陞官晉爵，自然也是當然的事，這裏不再細表。

幾年以後，仁軌積功陞遷，位至大司農之職。大司農司糾察百官之任，官吏如有失職，便可提出彈劾。袁異式一見仁軌起用，並且又當了這個很有權威的官職，心中非常惶恐，因為從前他審問失船那件案子，非但沒有給他幫個忙兒，而且未免還辦得太重了一點。如今他大權在手，難免懷恨在心，抓到我一點差錯，給我一個重大的報復，那不糟了麼？因此異式常常發愁，弄得心神不寧，日夜如坐針氈。

一天，異式再也忍受不過了，特地跑到仁軌那裏，想向仁軌表示一下歉意，並且求他對於以前的事，予以原諒。可是，一見面，又吞吞吐吐，囁嚅不能出口。仁軌看了這種情形，心裏明白，便正式對他道：“仁軌向來祇知公正待人，至於如今當了司憲之職，尤不肯稍存假公濟私之念，百官有失職的，雖戚友也無所顧忌，決不假借通融，祇有據直參奏，一任國法處理；否則，雖怨仇也不肯以私害公，妄加陷害。我若追念舊恨，把從前的事斤斤於心，必欲報復而後快心，那末好像這隻杯子一樣！”說着，舉起桌上的一隻杯子，向地上用力一摔，打得粉碎。



圖一九 我若追念舊恨存心報仇有如此杯

異式聽了，不禁感激零涕，連連道謝不止。

仁軌安慰他道：“公正是我人分所應爲，何足言謝，你好好的去做事就是了！”兩人才握手珍重而別。

### 第三節 難道我怕他不成

戰國時代，趙國有個藺相如，能言善辯，爲趙國辦過好多次外交，回回得到勝利，替趙國爭回了不少權利。那時，各國以秦國爲最強盛，秦王尤凶橫狠毒，各國都被屈服，獨相如幾次三番用着他的精細靈敏的頭腦，勇敢無畏的膽略，伶俐強硬的口辯，和秦王相周旋，對付得秦王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得不到半點便宜，祇有吞聲忍氣，強顏爲笑的和趙國表示好感。趙王因相如有功國家，就把他封爲上大夫，位在百官之上。

同時，趙國有個武將，力敵萬人，能征慣戰，也和趙國立下了許多汗馬之功，趙王就把他封爲大將，統率全國兵馬。

這兩個人，一文，一武，好像是趙國的兩根棟樑，支撐着趙國的江山，使它安穩如磐石，無怪趙王要把他們倆依爲左右手。

不過自從蔣相如陞爲上大夫以後，位比廉頗還高，廉頗心裏便老大的不服氣了。他道：“我自任大將以來，攻城掠地，身經百戰，出生入死，保護國家，趙國才有今日的強盛，我的勞苦功高，還有誰能趕得上呢？相如出身微賤，不過一張嘴會說話，藉着一點口舌的力量，如今他的位置，倒在我之上了，那能叫我甘服？我看見相如，一定要當着面大大的羞辱他一場呢！”

相如聽到這個消息，一些不生氣，祇是躲避着不和廉頗會面。上朝時常常稱病不到，出門時如果遠遠望見廉頗走來，連忙退避回去，或者繞道而行，猶如參商的不相見。他的家人們看見他這般的躲躲閃閃，示弱於廉頗，都覺得怪沒有面子的，實在有些氣憤！

相如察知他們的意思，便譬解給他們聽，道：“一個人做事，最要緊的是認清事理，辨明是非，你們當我躲避着不見廉將軍，是怕他麼？你們試想：以秦王這樣的威權，我尚且不在眼中，當着大衆，在朝廷之上，盡量的叱辱他，毫不畏懼，難道如今我倒怕廉將軍不成？不過我所以要如此的，實在是想到強暴的秦國，不

敢加兵於趙國，因為有我們兩個人合力支撐着的緣故，我如果和他一般見識，不明事理，不辨是非的大家爭鬧起來，那末兩虎相鬪，勢必不會兩全，我們兩人，隨便去了一個，獨木難支大廈，國家便會發生問題。因此，我抱定宗旨，處以和平，決不肯爲一時的意氣，而貽國家以危害啊！”

家人聽了，這才明白相如的意思，便也無話了。慢慢的這些話傳到了廉頗的耳朵裏，廉頗頓時醒悟，深悔自己的粗莽魯率，而服相如的見識遠大，處事和平，連忙親自登門，負荆請罪。並且道：“鄙賤的我，竟不知道先生的寬大和平，至於如此，不聽見先生的金玉良言，幾至危及國家，罪該萬死！自今以後，願敬受先生的教誨。”



圖二〇 不聽見先生金玉良言幾至危及國家

兩下相互謙遜了一回，便結下了刎頸之交；而趙國賴着他們二人同心協力的爲國盡瘁，一時稱強海內。